水經注/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三十二

水經注卷三十三
江水
作者：酈道元　後魏

卷三十四

岷山在蜀郡氐道縣，大江所出，東南過其縣北。

〈岷江，即瀆山也，水曰瀆水矣。又謂之汶阜山，在徼外，江水所導也。《益州記》曰：大江泉源，即今所聞，始發羊膊嶺下，緣崖散漫，小水百數，殆未濫觴矣。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，而歷天彭闕，亦謂之爲天彭谷也。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，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，兩山相對，其形如闕，謂之天彭門，亦曰天彭闕。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，所謂發源濫觴者也。漢元延中，岷山崩，壅江水，三日不流。揚雄《反離騷》云：自岷山投諸江流，以弔屈原，名曰《反騷》也。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，而歷氐道縣北。漢武帝元鼎六年，分蜀郡北部，置汶山郡以統之，縣，本秦始皇置，後爲昇遷縣也。《益州記》曰：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，又八十里至蠶陵縣，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，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，始百許步；又西百二十里至汶山故郡，乃廣二百餘步；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溼坂，江稍大矣。故其精則井絡瀍曜，江、漢晞靈。《河圖括地象》曰：岷山之精，上爲井絡，帝以會昌，神以建福。故《書》曰：岷山導江。泉流深遠，盛爲四瀆之首。《廣雅》曰：江，貢也。《風俗通》曰：出珍物，可貢獻。《釋名》曰：江，共也，小水流入其中，所公共也。東北百四十里曰崏山，中江所出，東注于大江。崏山，邛崏山也，在漢嘉嚴道縣，一曰新道南山，有九折坂，夏則凝冰，冬則毒寒，王陽按轡處也。平恒言：是中江所出矣。郭景純《江賦》曰：流二江于崌、崏。又東百五十里曰崌山，

北江所出，東注于大江。《山海經》曰：崌山，江水出焉，東注大江，其中多怪蛇。江水又逕汶江道，汶出徼外岷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于大江。故蘇代告楚曰：蜀地之甲，浮船于汶，乘夏水而下江，五日而至郢。謂是水也。又有湔水入焉，水出綿虒道，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。呂忱云：一曰半浣水也，下注江。江水又東別爲沱，開明之所鑿也。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。縣，即汶山郡治，劉備之所置也。渡江有笮橋，江水又歷都安縣，縣有桃關、漢武帝祠，李冰作大堰于此，壅江作堋，堋有左右口，謂之湔堋。江入郫江、捡江以行舟。《益州記》曰：江至都安，堰其右，捡其左，其正流遂東，郫江之右也。因山頹水，坐致竹木，以溉諸郡。又穿羊摩江、灌江，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郵，作三石人立水中，刻要江神，水竭不至足，盛不没肩。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爲溉，雨則不遏其流。故《記》曰：水旱從人，不知饑饉，沃野千里，世號陸海，謂之天府也。郵在堰上，俗謂之都安大堰，亦曰湔堰，又謂之金堤。左思《蜀都賦》云：西踰金堤者也。諸葛亮北征，以此堰農本，國之所資，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，有堰官。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，屯觀坂，從事何旅曰：今所安營，地名觀坂，上觀下反，其徵不祥，不從，果爲牙門張和所殺。江水又逕臨邛縣，王莽之監邛也。縣有火井、鹽水，昏夜之時，光興上照。江水又逕江原縣，王莽更名邛原也。　　江水出焉。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，縣民有姚精者，爲叛夷所殺，掠其二女，二女見夢其兄，當以明日自沈江中，喪後日當至，可伺侯之，果如所夢，得二女之屍于水，郡縣表異焉。江水又東逕成都縣，縣以漢武帝元鼎二年立。縣有二江，雙流郡下，故揚子雲《蜀都賦》：兩江珥其前者也。《風俗通》曰：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，開成都兩江，溉田萬頃。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，冰以其女與神爲婚，徑至神祠勸神酒，酒杯恒澹澹，冰厲聲以責之，因忽不見，良久，有兩牛鬬于江岸旁，有間，冰還，流汗謂官屬曰：吾鬬大亟，當相助也。南向腰中正白者，我綬也。主簿刺殺北面者，江神遂死，蜀人慕其氣決，凡壯健者，因名冰兒也。秦惠王二十七年，遣張儀與司馬錯等滅蜀，遂置蜀郡焉，王莽改之曰導江也。儀築成都，以象咸陽。晉太康中，蜀郡爲王國，更爲成都內史，益州刺史治。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華陽黑水惟梁州。漢武帝元朔二年，改梁曰益州，以新啓犍爲、牂柯、越巂，州之疆壤益廣，故稱益云。初治廣漢之雒縣，後乃徙此。故李固《與弟圖書》曰：固今年五十七，鬢髮已白，所謂容身而遊，滿腹而去，周觀天下，獨未見益州耳。昔嚴夫子常言：經有五，涉其四；州有九，遊其八。欲類此子矣。初，張儀築城取土處，去城十里，因以養魚，今萬頃池是也。城北又有龍堤池，城東有千秋池，西有柳池，西北有天井池，津流徑通，冬夏不竭。西南兩江有七橋，直西門郫江上曰沖治橋，西南石牛門曰市橋，吳漢入蜀，自廣都令輕騎先往焚之，橋下謂之石犀淵。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，穿石犀，渠于南江，命之曰犀牛里。後轉犀牛二頭，一頭在府市市橋門，一頭沈之于淵也。大城南門曰江橋，橋南曰萬里橋，西上曰夷里橋，下曰笮橋。南岸道東有文學，

始，文翁爲蜀守，立講堂，作石室于南城。永初後，學堂遇火，後守更增二石室，後州奪郡學，移夷星橋南岸道東。道西城，故錦官也。言錦工織錦，則濯之江流，而錦至鮮明，濯以他江，則錦色弱矣。遂命之爲錦里也。蜀有迴復水，江神嘗溺殺人，文翁爲守，祠之，勸酒不盡，拔劒擊之，遂不爲害。江水東逕廣都縣，漢武帝元朔二年置，王莽之就都亭也。李冰識察水脈，穿縣鹽井。江西有望川原，鑿山崖度水，結諸陂池，故盛養生之饒，即南江也。又從沖治橋北折，曰長昇橋，城北十里曰昇僊橋，有送客觀，司馬相如將入長安，題其門曰：不乘高車駟馬，不過汝下也。後入邛蜀，果如志焉。李冰沿水造橋，上應七宿，故世祖謂吳漢曰：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。漢自廣都乘勝進逼成都，與其副劉尚南北相望，夾江爲營，浮橋相對。公孫述使謝豐揚軍市橋，出漢後襲破，漢墜馬落水，緣馬尾得出入壁，命將夜潛渡江，就尚擊豐，斬之于是水之陰。江北則左對繁田，文翁又穿湔泲以溉灌繁田千七百頃。湔水又東絶綿洛，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，南入于江，謂之五城水口，斯爲北江。江水又東至南安爲璧玉津，故左思云：東越玉津也。〉

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，青衣水、沫水從西南來，合而注之。

〈縣，故大夜郎國，漢武帝建元六年開置郡縣。太初四年，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，王莽更名，郡曰西順，縣曰戢成，光武謂之士大夫郡。有　　江入焉，出江原縣，首受大江，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。縣下江上，舊有大橋，廣一里半，謂之安漢橋。水盛歲壞，民苦治功，後太守李嚴鑿天社山，尋江通道，此橋遂廢。縣有赤水，下注江。建安二十九年，有黃龍見此水，九日方去。此縣藉江爲大堰，開六水門，用灌郡下。北山，昔者王喬所升之山也。江水又與文井江會，李冰所導也。自莋道與濛溪分水，至蜀郡臨邛縣與布僕水合，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，漢武帝元封四年，以蜀郡西部邛莋邛，理旄牛道，天漢四年置都尉，主外羌，在邛崍山表。自蜀西度邛莋，其道至險，有弄棟八渡之難，揚母閣路之阻。水從縣西布僕來，分爲二流，一水逕其道，又東逕臨邛縣，入文井水。文井水又東逕江原縣，縣濱文井江，江上有常氏堤，跨四十里。有朱亭，亭南有青城山，山上有嘉穀，山下有蹲鴟，即芋也。所謂下有蹲鴟，至老不饑，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。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。其一水南逕越巂邛都縣西，東南至雲南郡之青蛉縣，入于僕。郡本雲川地也，蜀建興三年置。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，而與貪水合。水出青蛉縣，上承青蛉水，逕葉榆縣，又東南至邪龍入于僕。僕水又逕寧州建寧郡。州，故庲降都督屯，故南人謂之屯下，劉禪建興三年，分益州郡置。歷雙柏縣，即水入焉。水出秦臧縣牛蘭山，南流至雙柏縣，東注僕水。又東至來唯縣入勞水，水出徼外，東逕其縣與僕水合。僕水東至交州交趾郡　　泠縣，南流入于海。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，昔岑

彭與吳漢溯江水入蜀，軍次是地，知而惡之，會日暮不移，遂爲刺客所害。謂之平模水，亦曰外水。此地有彭冢，言彭祖冢焉。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，有熊耳峽，連山競險，接嶺爭高，漢河平中，山崩地震，江水逆流，懸泝有灘，名壘坻，亦曰鹽泝，李冰所平也。縣治青衣江會，衿帶二水矣，即蜀王開明故治也。來敏《本蜀論》曰：荊人鸞令死，其屍隨水上，荊人求之不得，令至汶山下復生，起，見望帝，望帝者，杜宇也。從天下。女子朱利，自江源出爲宇妻，遂王于蜀，號曰望帝，望帝立以爲相。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，帝使令鑿巫峽通水，蜀得陸處。望帝自以德不若，遂以國禪，號曰開明。縣南有峨眉山，有濛水，即大渡水也。水發蒙溪，東南流與涐水合，水出徼外，逕汶江道。呂忱曰：涐水出蜀。許慎以爲涐水也，出蜀汶江徼外，從水，我聲。南至南安入大渡水，大渡水又東入江。故《山海經》曰：濛水出漢陽，西入江攝陽西。〉

又東南過僰道縣北，若水、淹水合從西來注之；又東，渚水北流注之。

〈縣，本僰人居之。《地理風俗記》曰：夷中最仁，有仁道，故字從人。《秦紀》所謂僰僮之富者也。其邑，高后六年城之。漢武帝感相如之言，使縣令南通僰道，費功無成。唐蒙南入斬之，乃鑿石開閣，以通南中，迄于建寧，二千餘里，山道廣丈餘，深三四丈，其塹鑿之迹猶存，王莽更曰僰治也。山多猶猢，似猴而短足，好遊巖樹，一騰百步，或三百丈，順往倒返，乘空若飛。縣有蜀王兵蘭，其神作大難，江中崖峻阻險，不可穿鑿，李冰乃積薪燒之，故其處懸巖，猶有五色焉。赤白照水玄黃，魚從僰來，至此而止，言畏崖嶼，不更上也。《益部耆舊傳》曰：張真妻，黃氏女也，名帛。真乘船覆沒，求尸不得，帛至沒處灘頭，仰天而歎，遂自沉淵，積十四日，帛持真手于灘下出。時人爲說曰：符有先絡，僰道有張帛者也。江水又與符黑水合，水出寧州南廣郡南廣縣，縣，故犍爲之屬縣也。漢武帝太初元年置，劉禪延熙中，分以爲郡。導源汾關山，北流，有大涉水注之，水出南廣縣，北流注符黑水，又北逕僰道入江，謂之南廣口。渚水則未聞也。〉

又東過江陽縣南，洛水從三危山，東過廣魏洛縣南，東南注之。

〈洛水出洛縣漳山，亦言出梓潼縣柏山。《山海經》曰：三危在燉煌南，與嶓山相接，山南帶黑水。又《山海經》不言洛水所導，《經》曰出三危山，所未詳。常璩云：李冰導洛通山水，流發瀑口，逕什邡縣，漢高帝六年，封雍齒爲侯國，王莽更名曰美信也。洛水又南逕洛縣故城南，廣漢郡治也。漢高祖之爲漢王也，發巴渝之士，北定三秦，六年乃分巴蜀，置廣漢郡于乘鄉，王莽之就都，縣曰吾雒也。漢安帝元初二年，移治涪城，

後治洛縣。先是洛縣城南，每陰雨常有哭聲，聞于府中，積數十年，沛國陳寵爲守，以亂世多死亡，暴骸不葬故也，及悉收葬之，哭聲遂絶。劉備自將攻洛，龐士元中流矢死于此。益州舊以蜀郡、廣漢、犍爲爲三蜀，土地沃美，人士雋乂，一州稱望。縣有沈鄉，去江七里，姜士遊之所居。詩至孝，母好飲江水，嗜魚膾，常以雞鳴溯流汲江，子坐取水溺死，婦恐姑知，稱託遊學，冬夏衣服，寔投江流。于是至孝上通，涌泉出其舍側，而有江之甘焉。詩有田，濱江澤鹵，泉流所溉，盡爲沃野。又湧泉之中，旦旦常出鯉魚一雙，以膳焉。可謂孝悌發于方寸，徽美著于無窮者也。洛水又南逕新都縣，蜀有三都，謂成都、廣都，此其一焉。與綿水合，水西出綿竹縣，又與湔水合，亦謂之郫江也，又言是涪水。呂忱曰：一曰湔。然此二水俱與洛會矣。又逕犍爲牛鞞縣爲牛鞞水，昔羅尚乘牛鞞水東征李雄，謂此水也。縣以漢武帝永封二年置，又東逕資中縣，又逕漢安縣，謂之綿水也。自上諸縣，咸以溉灌。故語曰：綿洛爲沒沃也。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，謂之綿水口，亦曰中水。江陽縣枕帶雙流，據江、洛會也。漢景帝六年，封趙相蘇嘉爲侯國，江陽郡治也。故犍爲枝江都尉，建安十八年，劉璋立。江中有大閬、小閬焉。季春之月，則黃龍堆没，閬乃平也。昔世祖微時，過江陽縣，有一子，望氣者言，江陽有貴兒象，王莽求之而獠殺之。後世祖怨，爲子立祠于縣，謫其民，罰布數世。揚雄《琴清英》曰：尹吉甫子伯奇至孝，後母譖之，自投江中，衣苔帶藻，忽夢見水仙，賜其美藥，思惟養親，揚聲悲歌，船人聞之而學之，吉甫聞船人之聲，疑似伯奇，援琴作《子安之操》。江水逕漢安縣北，縣雖迫山川，土地特美，蠶桑魚鹽家有焉。江水東逕樊石灘，又逕大附灘，頻歷二險也。〉

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，鰡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。

〈縣，故巴夷之地也。漢武帝建元六年，以唐蒙爲中郎將，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。元鼎二年立，王莽之符信矣。縣治安樂水會，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鼈縣，北逕安樂縣界之東，又逕符縣下，北入江。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，詣巴郡，没死成湍灘，子賢求喪不得，女絡年二十五歲，有二子，五歲以還，至二年二月十五日，尚不得喪，絡乃乘小船至父没處，哀哭自沈，見夢告賢曰：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。至日，父子果浮出江上。郡縣上言，爲之立碑，以旌孝誠也。其鰡部之水，所未聞矣。或是水之殊目，非所究也。〉

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，强水、涪水、漢水、白水、宕渠水，五水合，南流注之。

〈强水，即羌水也。宕渠水，即潛水、渝水矣。巴水出晉昌郡宣漢縣巴嶺山，郡隸梁州，

晉太康中立，治漢中。縣南去郡八百餘里，故屬巴渠。西南流歷巴中，逕巴郡故城南，李嚴所築大城北，西南入江。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，右則涪內水，左則蜀外水。即是水也。江州縣，故巴子之都也。《春秋・桓公九年》，巴子使韓服告楚，請與鄧好是也。及七國稱王，巴亦王焉。秦惠王遣張儀等救苴侯于巴，儀貪巴、苴之富，因執其王以歸，而置巴郡焉，治江州。漢獻帝初平元年，分巴爲三郡于江州，則永寧郡治也。至建安六年，劉璋納蹇胤之訟，復爲巴郡，以嚴顏爲守。顏見先主入蜀，歎曰：獨坐窮山，放虎自衛，此即拊心處也。漢世郡治江州，巴水北，北府城是也。後乃徙南城。劉備初以江夏費觀爲太守，領江州都督。後都護李嚴更城，周十六里，造蒼龍、白虎門，求以五郡爲巴州治，丞相諸葛亮不許，竟不果。地勢側險，皆重屋累居，數有火害，又不相容，結舫水居者五百餘家。承二江之會，夏水增盛，壞散顛没，死者無數。縣有官橘、官荔枝園，夏至則熟，二千石常設廚膳，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。縣北有稻田，出御米也。縣下又有清水穴，巴人以此水爲粉，則皓曜鮮芳，貢粉京師，因名粉水，故世謂之爲江州墮林粉，粉水亦謂之爲粒水矣。江之北岸，有塗山，南有夏禹廟、塗君祠，廟銘存焉。常璩、瘐仲雍竝言禹娶于此。余案羣書，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，不于此也。〉

又東至枳縣西，延江水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。

〈江水東逕陽關巴子梁，江之兩岸，猶有梁處，巴之三關，斯爲一也。延熙中，蜀車騎將軍鄧芝爲江州都督，治此。江水又東，右逕黃葛峽，山高險，全無人居。江水又左逕明月峽，東至梨鄉，歷雞鳴峽。江之南岸，有枳縣治。《華陽記》曰：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，治涪陵水會。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。水乃延江之枝津，分水北注，逕涪陵入江，故亦云涪陵水也。其水南導武陵郡，昔司馬錯泝舟此水，取楚黔中地。延熙中，鄧芝伐徐巨，射玄猨于是縣，猨自拔矢，卷木葉塞射創。芝歎曰：傷物之生，吾其死矣。江水又東逕涪陵故郡北，後乃并巴郡，遂罷省。江水又東逕文陽灘，灘險難上。江水又東逕漢平縣二百餘里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，而屆于黃石，東爲桐柱灘。又逕東望峽，東歷平都。峽對豐民洲，舊巴子別都也。《華陽記》曰：巴子雖都江州，又治平都。即此處也。有平都縣，爲巴郡之隸邑矣。縣有天師治，兼建佛寺，甚清靈。縣有市肆，四日一會。江水右逕虎鬚灘，灘水廣大，夏斷行旅。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，王莽之監江縣也。《華陽記》曰：縣在枳東四百里，東接朐忍縣，有鹽官。自縣北入鹽井溪，有鹽井營戶，溪水沿注江。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，江浦也。左逕石城南。庾仲雍曰：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。又東至平洲，洲上多居民。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，又東逕界壇，是地，巴東之西界，益州之東境，故得是名也。〉

又東過魚復縣南，夷水出焉。

〈江水又東，右得將龜溪口，《華陽記》曰：朐忍縣出靈龜。咸熙元年，獻龜于相府，言出自此溪也。江水又東，會南、北集渠，南水出涪陵縣界，謂之陽溪。北流逕巴東郡之南浦僑縣西，溪硤側，鹽井三口，相去各數十步，以木爲桶，徑五尺，脩煮不絶。溪水北流注于江，謂之南集渠口，亦曰于陽溪口。北水出新浦縣北高梁山分溪，南流逕其縣西，又南百里至朐忍縣，南入于江，謂之北集渠口，別名班口，又曰分水口，朐忍尉治此。江水又東，右逕汜溪口，蓋江汜決入也。江水又東逕石龍而至于博陽二村之間，有盤石，廣四百丈，長六里，阻塞江川，夏没冬出，基亘通渚。又東逕羊腸虎臂灘。楊亮爲益州，至此舟覆，懲其波瀾，蜀人至今猶名之爲使君灘。江水又東，彭水注之，水出巴渠郡獠中，東南流逕漢豐縣東，清水注之，水源出西北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獠中，即巴渠水也。西南流至其縣，又西入峽，檀井溪水出焉。又西出峽，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，謂之清水口。彭溪水又南，逕朐忍縣西六十里，南流注于江，謂之彭溪口。江水又東，右逕朐忍縣故城南，常璩曰：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，縣治故城，跨其山阪，南臨大江。江之南岸有方山，山形方峭，枕側江濱。江水又東逕瞿巫灘，即下瞿灘也，又謂之博望灘。左則湯溪水注之，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，南流歷縣，翼帶鹽井一百所，巴、川資以自給。粒大者方寸，中央隆起，形如張繖，故因名之曰繖子鹽。有不成者，形亦必方，異于常鹽矣。王隱《晉書・地道記》曰：入湯口四十三里，有石煮以爲鹽，石大者如升，小者如拳，煮之水竭鹽成。蓋蜀火井之倫，水火相得，乃佳矣。湯水下與檀溪水合，水上承巴渠水，南歷檀井溪，謂之檀井水，下入湯水，湯水又南入于江，名曰湯口。江水又逕東陽灘。江上有破石，故亦通謂之破石灘，苟延光没處也。常璩曰：水道有東陽、下瞿數灘，山有大、小石城勢，靈壽木及橘圃也。故《地理志》曰：縣有橘官，有民市。江水又逕魚復縣之故陵，舊郡治故陵溪西二里故陵村。溪即永谷也。地多木瓜樹，有子，大如甒，白黃，實甚芬香，《爾雅》之所謂楙也。江水又東爲落牛灘，逕故陵北，江側有六大墳，庾仲雍曰：楚都丹陽所葬，亦猶枳之巴陵矣。故以故陵爲名也，有魚復尉戍此。江之左岸有巴鄉村，村人善釀，故俗稱巴鄉清，郡出名酒。村側有溪，溪中多靈壽木。中有魚，其頭似羊，豐肉少骨，美于餘魚。溪水伏流逕平頭山，內通南浦故縣陂湖，其地平曠有湖澤，中有菱、芡、鯽、鴈，不異外江，凡此等物，皆入峽所無。地密惡蠻，不可輕至。江水又東，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，有縣治，治下有市，十日一會。江水又東，左逕新市里南，常璩曰：巴舊立市于江上，今新市里是也。江水又東，右合陽元水，水出陽口縣西南高陽山東，東北流逕其縣南，東北流，丙水注之。水發縣東南柏枝山，山下有丙穴，穴方數丈，中有嘉魚，常以春末遊渚，冬初入穴，

抑亦褒漢丙穴之類也。其水北流入高陽溪。溪水又東北流，注于江，謂之陽元口。江水又東逕南鄉峽，東逕永安宮南，劉備終于此。諸葛亮受遺處也。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，江山迴闊，入峽所無。城周十餘里，背山面江，頹墉四毀，荊棘成林，左右民居，多墾其中。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，石磧平曠，望兼川陸，有亮所造八陣圖，東跨故壘，皆累細石爲之。自壘西去，聚石八行，行間相去二丈，因曰：八陣既成，自今行師，庶不覆敗。皆圖兵勢行藏之權，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。今夏水漂蕩，歲月消損，高處可二三尺，下處磨滅殆盡。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，是公孫述所造，因山據勢，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，東高二百丈，西北高一千丈，南連基白帝山，甚高大，不生樹木，其石悉赤，土人云：如人袒胛，故謂之赤岬山。《淮南子》曰：徬徨于山岬之旁。《注》曰：岬，山脅也。郭仲產曰：斯名將因此而興矣。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，故魚國也。《春秋左傳・文公十六年》，庸與羣蠻叛，楚莊王伐之，七遇皆北，惟裨、儵、魚人逐之是也。《地理志》，江關都尉治。公孫述名之爲白帝，取其王色。蜀章武二年，劉備爲吳所破，改白帝爲永安，巴東郡治也。漢獻帝初平元年，分巴爲二郡，以魚復爲故陵郡，蹇胤訴劉璋，改爲巴東郡，治白帝山城，周迴二百八十步，北緣馬嶺，接赤岬山。其間平處，南北相去八十五丈，東西七十丈。又東傍東瀼溪，即以爲隍，西南臨大江，闕之眩目，惟馬嶺小差委迤，猶斬山爲路，羊腸數四，然後得上。益州刺史鮑陋鎮此，爲譙道福所圍，城里無泉，乃南開水門，鑿石爲函道，上施木天公，直下至江中，有似猨臂相牽引汲，然後得水。水門之西，江中有孤石，爲淫預石，冬出水二十餘丈，夏則没，亦有裁出處矣。縣有夷溪，即佷山清江也，《經》所謂夷水出焉。江水又東逕廣溪峽，斯乃三峽之首也。其間三十里，頹巖倚木，厥勢殆交。北岸山上有神淵，淵北有白鹽崖，高可千餘丈，俯臨神淵。土人見其高白，故因名之。天旱，燃木岸上，推其灰燼，下穢淵中，尋即降雨。常璩曰：縣有山澤水神，旱時鳴鼓請雨，則必應嘉澤。《蜀都賦》所謂應鳴鼓而興雨也。峽中有瞿塘、黃龕二灘，夏水迴復，沿溯所忌。瞿塘灘上有神廟，尤至靈驗，刺史二千石徑過，皆不得鳴角伐鼓，商旅上水，恐觸石有聲，乃以布裹篙足，今則不能爾，猶饗薦不輟。此峽多猨，猨不生北岸，非惟一處，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，初不聞聲，將同狢獸渡汶而不生矣。其峽蓋自昔禹鑿以通江。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，夏后疏鑿者。〉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